

## 序

教區的福傳年在二零零五年耶穌升天節閉幕禮中，陳日君主教正式宣佈：這個閉幕禮並不是福傳的結束，而是福傳新文化的開始！

所謂福傳新文化，就是要求教會全體成員，上下一心，從各自不同的處境、不同的身份及以不同的方式，來參與教會的福傳工作，使百多年來，無數福傳工作者的辛勞耕耘，能得以發揚光大。

我們非常感謝教區檔案主任夏其龍神父，以他鑽研香港傳教歷史的專業心得，在福傳年正準備推動福傳新文化的時候，就為我們撰寫了一冊圖文並茂的「香港傳教歷史之旅——碗窰、汀角、鹽田仔」，介紹了香港新界三條村落傳教活動的背景，好讓我們能體驗過去傳教士的福傳心火，加強我們福傳的信心。

百年前本港的福傳事業，在新界開展之後，慢慢便轉移到人口急劇增長的九龍。今年慶祝成立一百週年的玫瑰堂、五十週年的聖方濟各堂、及將進入七十五週年的聖德肋撒堂，就是一百年之前教會開始在尖沙咀區、九龍塘區及深水埗區福傳的豐碩成果。教區福傳年專責小組，為了要鼓勵我們延續過去百多年傳教士的福傳精神，又再得到夏神父的幫助，使我們能繼續出版「香港傳教歷史之旅」的延續篇，為我們推動福傳新文化打氣，使福傳果實沛降香港！

駱鏗祥神父  
教區福傳年專責小組主席  
二零零五年十月一日聖女小德肋撒瞻禮

書名：香港傳教歷史之旅 ——  
尖沙咀、九龍塘、深水埗

作者：夏其龍

製作：POINT ONE GRAPHICS

出版：天主教香港教區福傳年專責小組  
香港西灣河大石街一號

日期：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非賣品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 香港傳教歷史之旅

## 深水埗

## 九龍塘

## 尖沙咀







這幅簡單的九龍地形圖是由香港傳教士和神父 (S. Volonteri 1831-1904) 所繪製，並於1873年在一本法國傳教雜誌上刊出。圖中的紅點和十字是現在加上去的，所標誌著的地點為尖沙咀玫瑰堂、九龍塘聖德肋撒堂、深水埗聖五傷方濟各堂。十九世紀和神父繪圖時已存在，但後來被拆毀的聖方濟各沙勿略堂在圖的右端。這個黑十字和圓點是本來有的，紅色圓圈是現在加上去的。

### 鳴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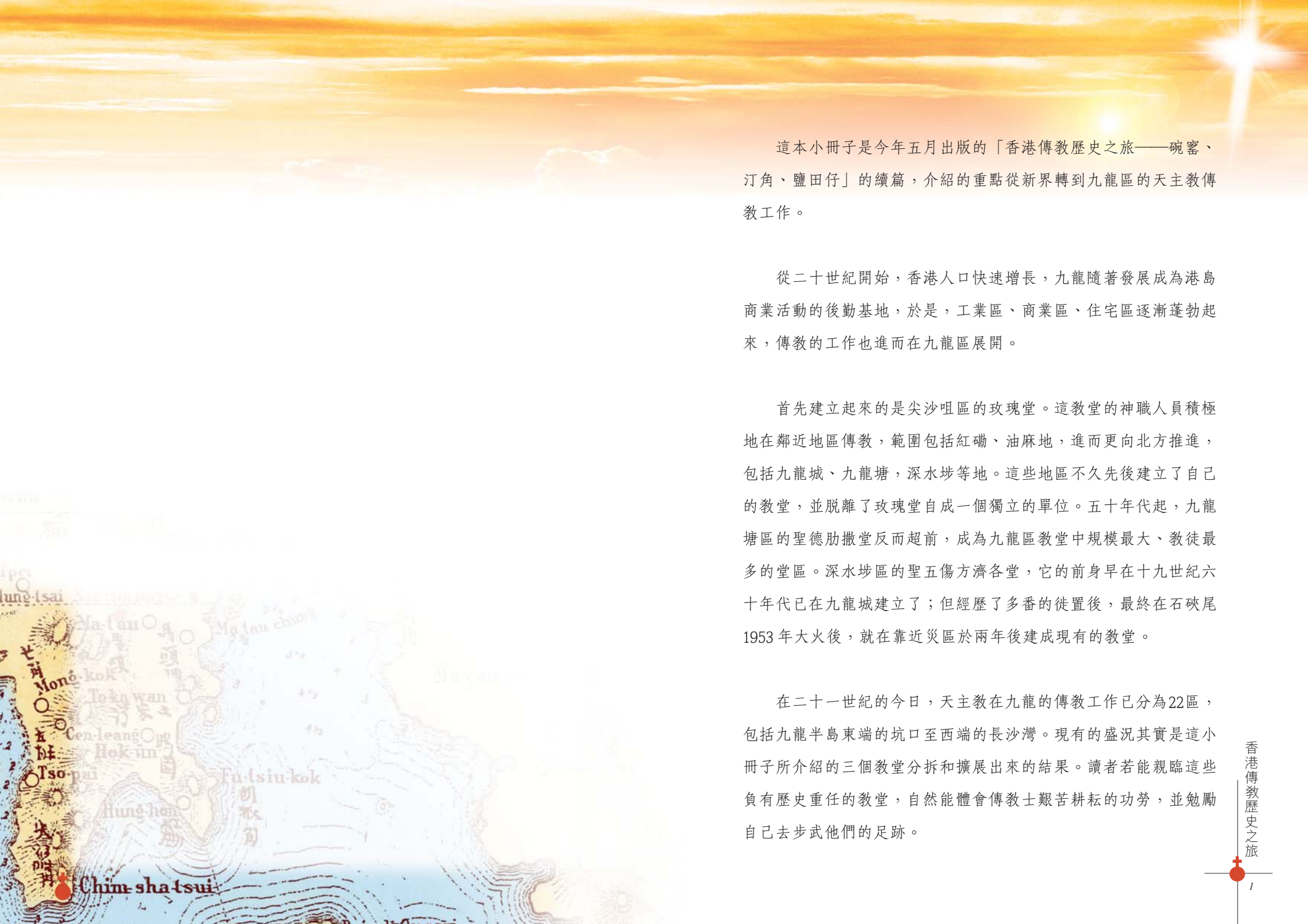
\* 地圖/ 航空攝影照片版權屬香港特區政府，經地政總署准許複印，版權特許編號30/2005  
圖片刊於第5, 8, 15, 17, 20, 24頁

\* 天主教香港教區福傳年專責小組提供  
第11, 12, 13, 14, 16, 21, 22, 23, 24頁圖片

\* 畢偉堅先生提供  
第2, 4, 5, 6, 7, 頁圖片

\*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提供  
第3, 7, 10, 18, 19, 22, 25頁圖片





這本小冊子是今年五月出版的「香港傳教歷史之旅——碗窰、汀角、鹽田仔」的續篇，介紹的重點從新界轉到九龍區的天主教傳教工作。

從二十世紀開始，香港人口快速增長，九龍隨著發展成為港島商業活動的後勤基地，於是，工業區、商業區、住宅區逐漸蓬勃起來，傳教的工作也進而在九龍區展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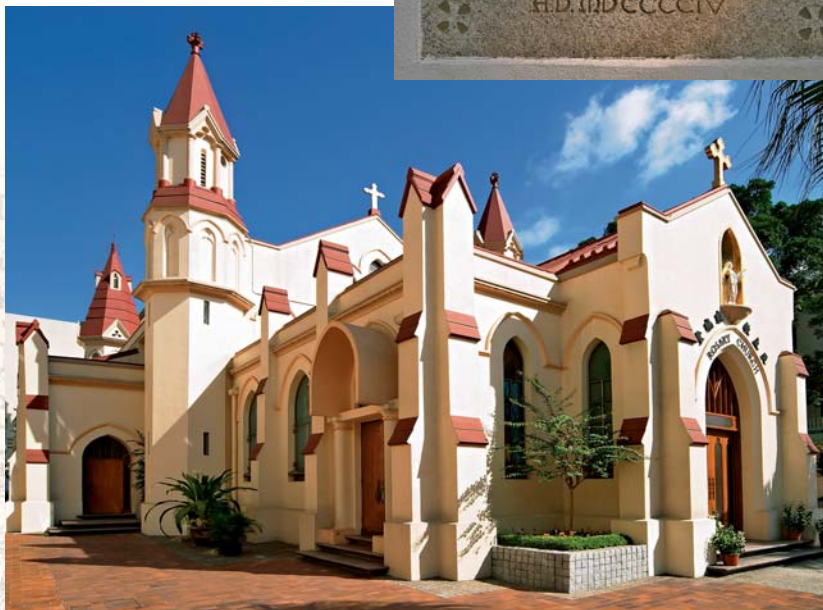
首先建立起來的是尖沙咀區的玫瑰堂。這教堂的神職人員積極地在鄰近地區傳教，範圍包括紅磡、油麻地，進而更向北方推進，包括九龍城、九龍塘，深水埗等地。這些地區不久先後建立了自己的教堂，並脫離了玫瑰堂自成一個獨立的單位。五十年代起，九龍塘區的聖德肋撒堂反而超前，成為九龍區教堂中規模最大、教徒最多的堂區。深水埗區的聖五傷方濟各堂，它的前身早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已在九龍城建立了；但經歷了多番的徙置後，最終在石硤尾1953年大火後，就在靠近災區於兩年後建成現有的教堂。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天主教在九龍的傳教工作已分為22區，包括九龍半島東端的坑口至西端的長沙灣。現有的盛況其實是這小冊子所介紹的三個教堂分拆和擴展出來的結果。讀者若能親臨這些負有歷史重任的教堂，自然能體會傳教士艱苦耕耘的功勞，並勉勵自己去步武他們的足跡。

# 尖沙咀

鴉片戰爭後清廷與英國簽訂的南京條約(1842)及北京條約(1860)，先後將香港島及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的地方歸英國政府管轄。從澳門過來的天主教傳教士，除了在港島牧養那些信仰天主教的愛爾蘭英兵及澳門來港謀生的葡籍教徒外，只著重仍在清廷管轄下的大埔、西貢等地區展開傳教工作。

正在慶祝建堂百週年的玫瑰堂(2005年)。上圖是1904年的奠基紀念碑，嵌在進堂後的門框上方。



在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起港英政府逐漸在九龍半島的南端修路。一方面，在紅磡及油麻地的工業及漁業開始發展起來，另一方面，在與港島距離最近的尖沙咀區則發展了商業區、住宅及別墅。從意大利來港服務已有二十多年的嘉諾撒修女，她們早在1887年便於油麻地設立了一所會院開辦學校、診所等，作為在九龍區服務的基地。三年後，她們在紅磡鶴園街，設立另一傳教站，並開辦一間名為「天神嘉諾撒」的學校。該校現有的校舍於1958年重建。

嘉諾撒修女在九龍的傳教工作，備受傳教士和教徒的讚賞。一位葡籍教徒甘曼斯醫生(Anthony Simplicio Gomes)，更資助修女在柯士甸道海旁購地，將油麻地原來簡陋的學校搬到現時聖瑪利書院的地方。並在海旁建了一間為學生作課外活動的房子，稱為厄瑪塢(Emmaus)。

廿世紀的開端，國內的義和團運動大肆反洋、反教。英國政府為了準備軍事介入，從印度調派了印度籍英兵駐紮在九龍候命。其中有二百多名士兵是天主教徒。居於港島的德若翰神父(John M. Spada 1867-1950)便被派每週來回九龍，借用厄瑪塢的一間廳房，為這些士兵舉行主日彌撒。這些士兵雖然停留了很短的時期，但彌撒便從此繼續每主日在九龍舉行。



德若翰神父



九龍半島的居民越來越多後，其中很多葡籍的教徒，他們懇切而積極地要求建立一間正式的聖堂。於是，玫瑰堂便於1904年12月10日奠基興建。教堂原訂於五個月後，1905年5月8日祝聖啟用的。這一日是龐貝聖母的瞻禮日。由於慷慨捐助建堂的甘曼斯醫生和他的夫人海倫，很敬仰意大利南部龐貝 (Pompeii) 的聖母，希望在該日將教堂獻給龐貝聖母。龐貝是一座在第一世紀被維蘇埃火山 (Vesuvio) 一夜間完全以熔岩、灰燼掩蓋的小鎮。十九世紀考古學家才有計劃地將龐貝重新發掘出來。當時，有一位律師名為龍高 (B. Longo 1841-1926) 在這重新開發的地方辛苦建立了一座聖母大殿推廣玫瑰經，後來並成為一個朝聖地。該地聖母便被稱為玫瑰經聖母。龍高亦於1980年被教會宣稱為真福。九龍尖沙咀區的教堂被稱為玫瑰堂便是這位醫生的意願，也是為了推廣誦唸玫瑰經。事與願違，結果玫瑰堂要在十九日後才完工，舉行祝聖儀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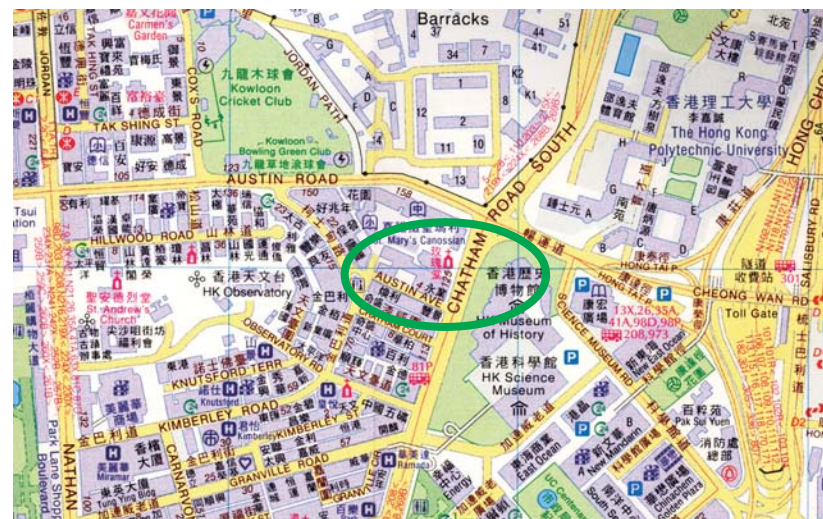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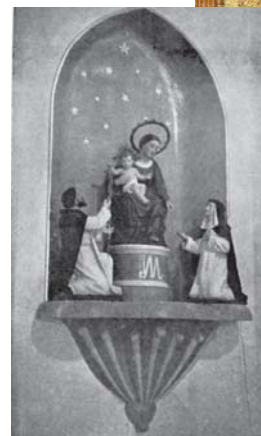
紀念甘曼斯醫生捐款建堂的銅碑，嵌在教堂外右側的圍牆上。

一九〇三年十月，澳海新街玫瑰聖母神像落成，其後，聖堂不斷改善，除加建聖母閣外，更添聖母殿，並為聖母像裝設玻璃，而一併於二十五年後（即一九二七年）進行擴建工程，以完成。

聖堂大祭台後正中的聖母抱聖嬰像，便是玫瑰經聖母。本來聖母左手垂下，手上拈著一串玫瑰經是交給跪在左側的聖女西亞納·加大利納 (Catherine of Siena 1347-1380)。聖嬰右手拈著另一串玫瑰經正在交給跪在右側的聖道明 (Dominic 1170-1221)。以前，這兩位聖人的塑像曾放在一起，但經多番聖堂維修後，現在已不知所踪。



原有的聖母抱聖嬰像旁還有聖道明和聖加大利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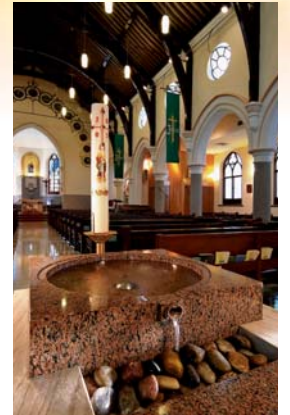
十五端玫瑰經的默想奧跡，以聖母領報開始。

祭台上方圓拱的外牆上有十五個圓框，繪畫上十五端玫瑰經默想的主題，由聖母領報開始，分別是歡喜、痛苦、榮福各五端。剛去世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John Paul II 1920-2005) 提倡將玫瑰經加上光明五端。這可以是負有推廣玫瑰經重任的玫瑰堂要考慮加入的五個創意主題。

雖然曾多次維修，但是教堂外型和內部架構仍然沒有改變。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前的教堂內禮儀設施，都因應禮儀改革和科技的進步而更替了。最明顯的是先前祭台左面附在石柱上的講道亭沒有了，



卻在進門後最顯眼的地方裝置了莊重的聖洗池。富抽象意味的顏色玻璃窗在祭台後，帶出一種回到未來的氣氛。教堂屋樑的線條明確，由尖角和圓拱形組合的深棕色架構，配合跪檯的木色令人有親切中保有距離的矛盾感受。



聖洗池

教堂外左側寬敞明亮的堂區禮堂，是最近維修的成果，可容納二百多人聚會。玫瑰堂是天主教在九龍發展的第一站，向來是傳教士聚會的好地方。天主教向其他九龍地區發展時，玫瑰堂的神職人員便當仁不讓地負上領導的地位。有一點會令現代讀者奇怪的是，當天主教要發展港島筲箕灣的傳教工作時，竟派遣了駐守玫瑰堂的盧鏡如神父 (P. Lu 1864-1938) 前往兼任。原來當時港島陸路交通並不方便，前往筲箕灣由尖沙咀渡海前往反而較為可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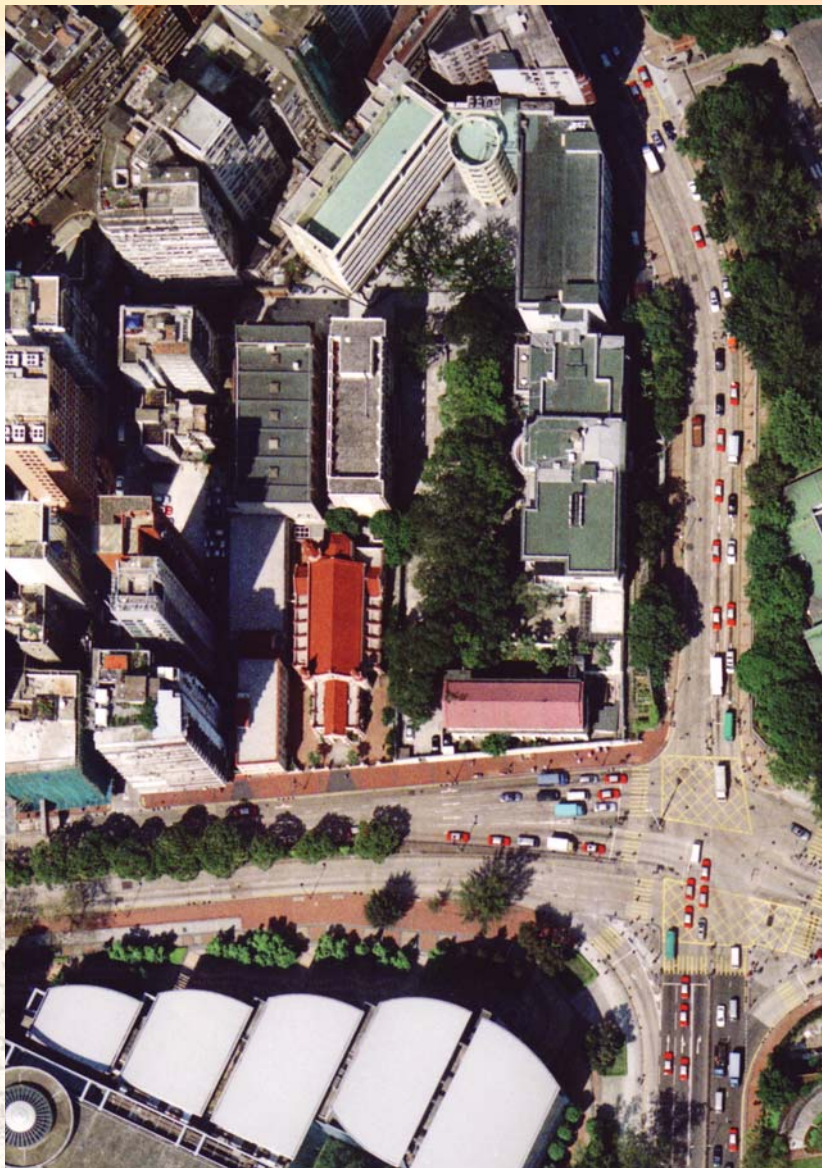


盧鏡如

在玫瑰堂服務的區域內，先後有三個女修會作為她們在九龍發展的起步點。除了比玫瑰堂成立還早便已建立基地的意大利嘉諾撒修會外，還有美國瑪利諾女修會和加拿大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

1921年，瑪利諾六位修女來港初期，便在玫瑰堂側，漆咸道19號，租了一間兩層高的紅磚屋。兩年後，她們搬到柯士甸道103號，





空中拍攝的尖沙咀區 (2004年)。圖中央最突出，呈十字形的橙色屋頂便是玫瑰堂，面對著漆咸道。右側面對著柯士甸道的是聖瑪利書院。

一所當時屬於瑪利諾神父的房子，隨後並在那裡開設了一間幼兒園。

1928年，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來港開辦德信學校時，瑪利諾修女將柯士甸道的房子讓了出來，將幼兒園搬到金巴利道2號並擴充至小學六年級。其後這些修會便隨著香港社會的轉變而發展，並擴展至九龍半島較北的地區。

玫瑰堂區的教徒，起初以外國人為主，包括英國的軍人、警察，印度士兵，西班牙商人和澳門來的葡萄牙移民。華人聚居的地區為九龍城、油麻地、深水埗。逐漸地，不同國籍的教徒都融入在教堂的大公精神中，不同種族，慢慢組成同一信仰的崇拜團體。首先，以推廣誦唸玫瑰經的玫瑰聖母會最先成立，隨著有祈禱宗會、聖母孝女會、聖母軍、婦女會、青年會等。有些積極的教徒進一步為貧苦市民提供社會服務。很早便在玫瑰堂成立的聖雲先會分會，便以慈善工作為目的，助養兒童，資助清貧家庭，並為沒有能力的人殮葬他們的亡者。

在玫瑰堂工作的神職人員，除了照顧尖沙咀區的教徒外，從1924年起要兼顧九龍城區。1925年起兼顧九龍塘直至1932年太子道聖德肋撒堂興建完成為止。1930年起，牧民及傳教工作包括深水埗。1938年起，照顧油麻地的漁民及工人直至1970年東莞街聖保祿堂建成為止。所以玫瑰堂可說是九龍區天主教的母堂。



# 九龍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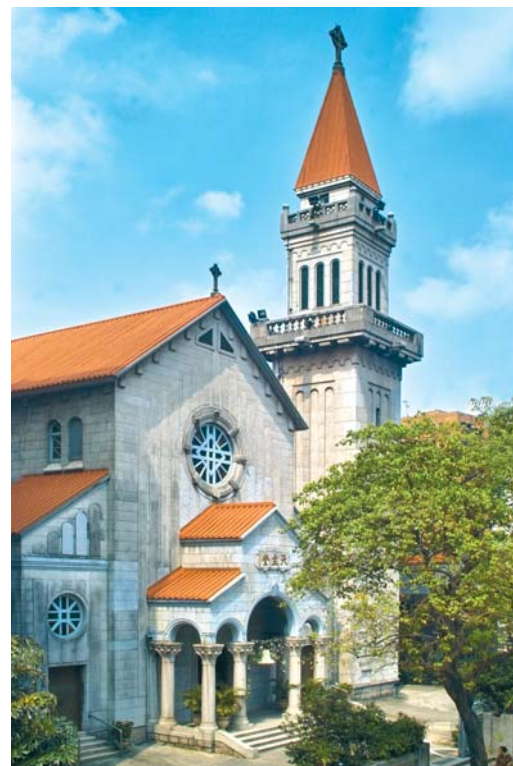


聖德肋撒堂初落成時的照片，當時四周仍很少民居，太子道只有稀疏的行人，並不繁忙。

在1932年聖德肋撒堂興建完成以前，住在九龍塘區的教徒參與主日彌撒，需要前往尖沙咀玫瑰堂，或到太子道東與清水灣道交匯處的牛池灣安貧小姊妹會的聖若瑟安老院內的聖堂。後者現已搬到上水北區醫院對面。當時，兩處的禮儀服務，都是由駐玫瑰堂的神父提供。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教會經濟上艱苦的時期。聖德肋撒堂能在1932年建成，是由於德若翰神父的積極經營。整座建築物的平面成拉丁十字形，建築師為荷蘭本篤會著名藝術家、建築師格寧神父(Adalbert Gresnigt O.S.B.)。他的作品遍佈美國、巴西等地。他於1926

年來華，為北京當時的輔仁大學設計中國式的校舍（現為北京師範大學部份校舍）。後來，他按輔仁大學的格式在港島為香港仔的華南總修院設計，原本圖則四合院中的後院於1930年完成了，卻因經濟緣故，略去了其他部份。該院現改名為聖神修院。格寧神父隨著便為聖德肋撒堂設計，基本上是羅馬式圓勻意念的設計，側廊以圓拱為主題，石柱是簡單的哥林特式(Corinthian Order)，柱頭有爵床葉形圖案裝飾(Acanthus)。玻璃窗單純地以黃綠襯出全不花巧的圖型，反而有純樸敦厚的氣氛，與聖女德肋撒的簡樸精神很配合。頂樑雖然以三合土、鋼筋造成，卻仍隱隱透露出一些中國官廷建築的莊嚴氣味。



現時聖德肋撒堂，是教徒舉行婚禮的佳地。圖中的花鐘掛在教堂前廊正中兩條石柱之間，是傳統上結婚拍照不可或缺的背景裝飾。





教堂側廊的圓拱由哥林特式柱頭承托著，有莊重純樸的氣息。

聖女小德肋撒 (1873-1897)，為法國巴黎以西的里修 (Lisieux) 聖衣會隱修院的修女。她十五歲入會，廿四歲逝世。1925 年被列入聖品。兩年後，教宗宣佈她為普世傳教區主保，在各地教會引起「德肋撒熱潮」。所以，1932 年新堂建成，便順理成章地以她來命名。中央正祭台後的雲石塑像，十字架上小天使向聖女，洒下玫瑰花，象徵上主的恩寵，是法國里修加爾默羅聖堂的複製品，由聖瑪利書院學生捐贈。1997 年聖女逝世百週年時，曾隆重迎接其聖髑到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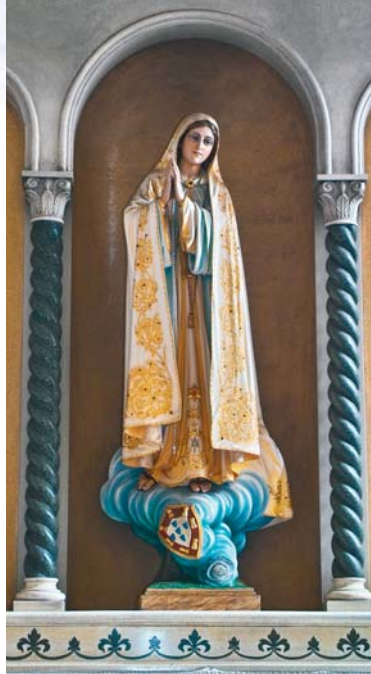


聖女小德肋撒，現在也雅稱為聖德蘭。上圖的塑像擺放在祭台前右邊石柱旁。右圖的雲石雕像置於中央祭台後方，聖體櫃的背後，是全港獨一無二的雕像。





大祭台左方小祭台供奉的花地瑪聖母像是 1917 年顯現後第一批從葡萄牙運出來的塑像。鐘樓是這間教堂的標記。鐘樓的銅鐘於大戰期間賣丟，但據教徒的記憶，三鐘經的鐘聲直到六十年代仍依時鳴響。



花地瑪聖母

守立在門外的聖基多福，面對著現時交通繁忙的太子道。



大戰後，交通主保聖基多福 (St. Christopher 第三世紀聖人) 的塑像供放在教堂正門的左角圍牆邊，每年 7 月 25 日舉行汽車祝聖儀式，名貴房車當然絡繹不絕，有些另類車主也不甘後人，推著單車前來一嚐自己的交通工具被祝聖的滋味。但這傳統卻於近年來無聲無息地停止了。



照片中央的橙色屋頂呈十字形處，便是聖德肋撒堂 (2004 年)。左方是太子道明愛中心，穿過圖片上下的是窩打老道。右上角四方形的建築是瑪利諾修院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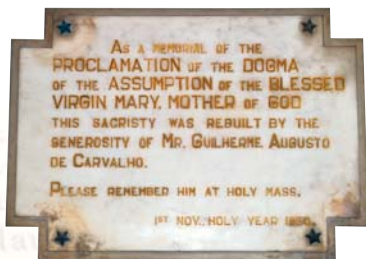


聖德肋撒堂擁有幾塊具有歷史價值的紀念碑；一塊是奠基紀念碑(右圖)，立於1932年，嵌在教堂外右方鐘樓的底部，另一塊石碑(右下圖)是



祭衣房內洗滌聖物去水盆上方，紀念重建祭衣房及聖母升天於1950年被宣佈為信理。另一塊石碑(左下圖)在教堂大門入內的右側，紀念捐款建堂的施主，在石碑的最低一行，刻了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o) 的名字，這名字與其他的施主

名字在字體和嵌鑿方式上都不同，顯然是後期加上去的。引出的疑問是：他究竟是不是意大利獨裁者？什麼時候，什麼人刻上去的呢？這些都是仍待考證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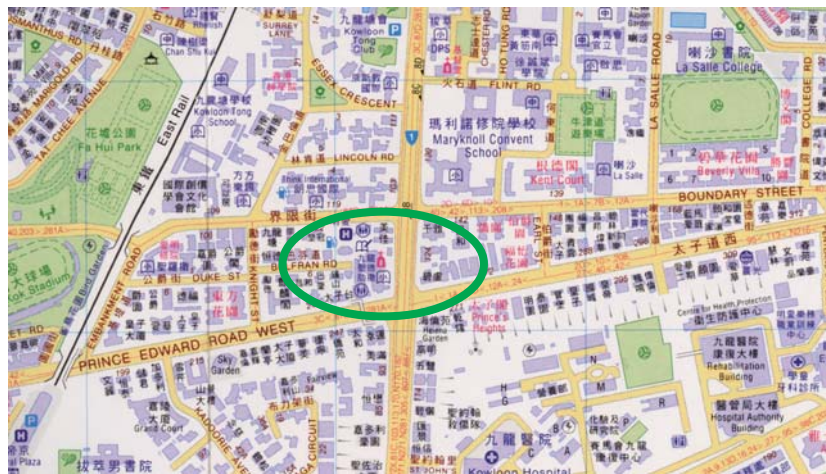


在這堂區範圍內的教會名校林立。是很多父母考慮定居這區的原因之一。在聖德肋撒堂啟用前數月，由基督學校修士會辦的喇沙書院剛建成界限街的校舍，並將漆咸道的舊校搬了過來。校舍圍繞著學校自己的教堂建造，學校教堂的圓頂，遠近可見。可惜這富有歐陸色彩的校舍於1982年因要建造新校而割愛。

同年，瑪利諾修院學校擴充，從尖沙咀搬到太子道248號。五年後，即1937年，在界限街與窩打老道交界的現址，建成了以很獨特的棕黃相間磚牆建造的校舍，與教堂相距只隔了一條窩打老道。

另外一間與教堂只有數分鐘步行距離的天主教女校是基堤道聖羅撒書院。這學校由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於1948年創立。現在只留下幼稚園和小學部在基堤道，書院部份已搬至沙田的新校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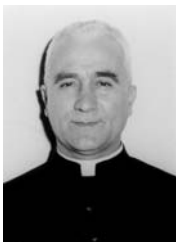
從1952年起的三年中，分別逐年有一間天主教名校在堂區範圍內成立。首先是耶穌會主辦的華仁書院於1952年由奶路臣街搬到窩打老道現址。隨著於1953年慈幼會於天光道建立了一間工業學校，名為鄧鏡波學校。這兩間都是男校。1954年，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創立一間女校，名為德望學校，小學部校址設於窩打老道125號。該校中學部在清水灣道的校舍是三年後才興建的。





名校中當然包括堂區本身主辦的聖德肋撒幼稚園及小學。他們的校舍接連著教堂，小小的露天體育場地，是主日駕車參與彌撒的教徒以高度技術，小心奕奕地停泊近六十輛汽車的地方。接連著堂區的九龍明愛中心分別在太子道及界限街都有整座大廈為居民提供各類型的社會服務，是教會自 1967 年起在這地區的社會服務。

在教堂東部，還有一間由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主辦的聖德肋撒醫院設在太子道 327 號，俗稱法國醫院，是一間不斷追上醫療新科技的私營醫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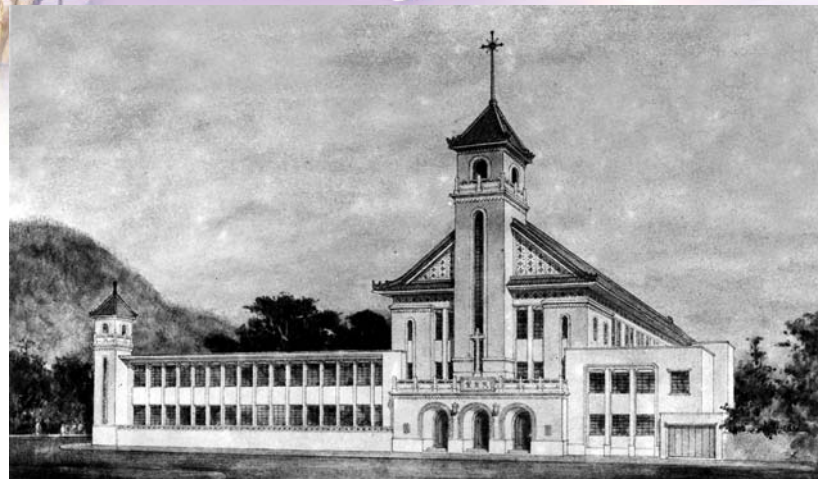
和靈導

在教堂南部，交通繁忙的公主道旁屬何文田區的京士柏小堂，原先歸這堂區管轄。這小堂很獨特地以大理石建造。在五十年代初建時，山頭上都是木屋，居住了很多當年隨著大陸難民潮湧來香港的新移民。當時這小堂及附近的瑪利諾修女中心及診所，為居民提供了很多急需的援助，照顧了五十年代很多難民非常緊急的居住、糧食、醫療及教育的問題。

教會在社會上所擔當的崇拜、教育、醫療、社會服務這幾方面的工作，都在聖德肋撒堂內很特出地表現了出來。難怪在和靈導神父 (C. Orlando 1907-1979) 掌管該堂 16 年間 (由 1949 至 1966 年) 直至黃德祥神父 (F. Wong 1930-1993) 服務該堂期間，神職人員間談笑，很流行地稱聖德肋撒堂的主任司鐸為九龍區主教。



黃德祥



聖五傷方濟各堂的圖則，除了十字架是跨大了和教堂右翼增建了校舍外，其他部份與建成的教堂無異。

深水埗區的聖五傷方濟各堂，它的前身並不在深水埗，它的名稱也不是聖五傷方濟各堂。它是在九龍城區的聖方濟各沙勿略堂。它改變地區和改變名稱是有一段歷史的。(現時聖方濟各亦簡稱聖方濟)

九龍城海旁名為沙地園的地方早於 1860 年代已設有傳教站。天主教教區檔案處存有兩張地契，分別為 1865 年九龍炭廠龍海邊田的一張地契和 1869 年教會從劉氏兄弟買得沙地園兩塊田的地契。後者約有 550 平方公尺。

據稍後期的記載，自 1869 年起，在這地段建了兩間民居給傳教士往來大陸傳教住宿，並作為小堂。小堂名為聖方濟各沙勿略堂 (St. Francis Xavier, 1506-1552)，紀念這位十六世紀到東南亞開教的耶穌會





橙色屋頂便是聖方濟各堂。面對著石硤尾街，左方可看到兩棟最古老的七層徙置大廈。在右方直通上下的馬路是大埔道。(2004年)



士。傳教士要從這傳教站步行三小時的山路才能到達西貢區工作。1890年代重建小堂，教堂附近的農田則租給農民耕田及蓋屋，供超過三百人居住。

剛慶祝五十週年的現有聖方濟各堂(2005年)。

1930年港英政府向教會收回該地以擴建啟德機場。教會要求政府以該地換一塊九龍城附近的地重建教堂、學校、宿舍。為此，政府以年租一元撥出隔坑村道10號新九龍地段1461，並要求於1931年內建成教堂。但教會年復一年要求寬限，原因是教會興建太子道的聖德肋撒教堂已負上了一筆債務，一時間未能另外籌得款項。於是政府要求交付300多元罰款作延長一年的准許。直至1937年6月7日教會才在面積約為500平方公尺的地方建成三層高的建築。每年向政府繳交24元地租。地下設有學校，名為大同學校，二樓為教堂，經常有四百教友參與主日彌撒，三樓為神父宿舍。



該堂由甘曼斯 (Gomes) 家人捐款興建，為紀念其先人的名字故將教堂由方濟各沙勿略改名為五傷方濟各 (St. Francis of Assisi, 1182-1226)。起初顏思回神父 (A. Granelli 1892-1976) 在大同學校校舍從事教理委員會的工作。但駐守教堂的卻是唐多明神父 (D. Bazzo 1906-1998)。他在主日早上主持兩台彌撒，直至日治時期。1943年9月，佔港日政府為再擴建機場，拆去簇新的教堂，只給予7500日圓作賠償損失。教徒頓時沒有了主日聚會的地點，百多名教友便在龍崗道尾教會的物產內舉行主日彌撒。日治時期，所有教會活動差不多陷於停頓，隨著而來的是戰後在中國

發生的動亂與不安，影響所及，教會活動仍未能復原。



寶血女修會早於1930年代便在深水埗建立了修院和診所，並以修院的小堂作為教徒舉行主日彌撒的地點。石硤尾街五傷方濟各堂未建堂前，聖雲仙會、青年會、聖母孝女會、聖體會及輔祭會都先後在寶血堂成立。

聖方濟各像擺放在二樓教堂外對著木門的地方。



教堂進門後的聖水池。



顏思回



唐多明



1953年聖誕，石硤尾山坡木屋區大火，五萬多人無家可歸，政府緊急推行公共房屋計劃就地興建七層高的徙置大廈，為災民提供棲身之所。教會便在這時，就近災區於石硤尾街在1955年建成新堂，仍沿用十二年前在九龍城拆卸了的教堂名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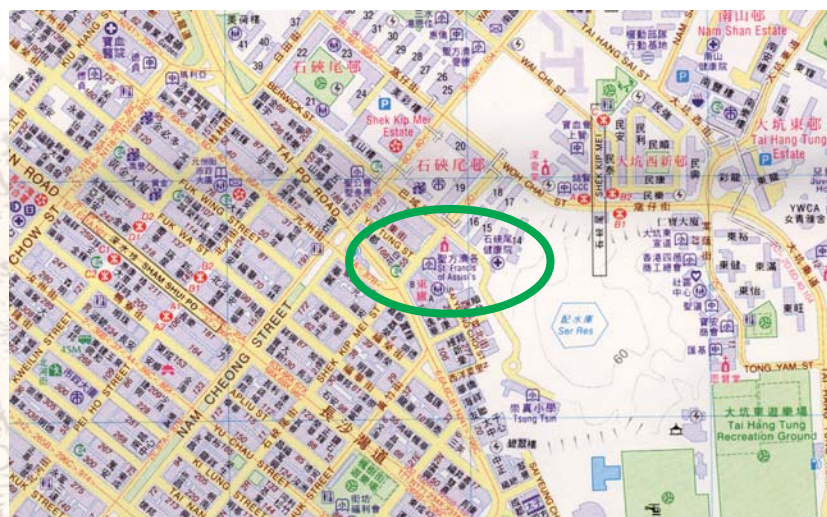
教堂內部，中央祭台後的顏色玻璃窗描繪出聖方濟生平的故事



從深水埗大埔道轉入石硤尾街，第一眼看到的便是聖五傷方濟各堂。它高高的長方柱形鐘樓，在金字形的教堂屋頂冒出來，給人莊嚴穩重的感覺。地下的三個大圓拱入口，正像招手迎接街道上來往的行人。進了門，前廳的左右兩邊設有螺旋形的梯級，像母親向前伸出環抱形的雙手將人擁入教堂的懷抱。教徒沿梯級登上二樓時，已轉了360度，並放下街外的繁喧，面對著聖方濟各塑像。聖像面對著教堂的木門。木門上半部配有細格透光玻璃，滲出一些古式古香的味道。教堂內部的特色是沒有柱，整個教堂是一個大的空間，圓拱形不斷在這空間出現。聖所就是設在一個大圓拱內，祭台後的顏色玻璃窗，教堂側牆的窗及兩



奠基紀念碑嵌在教堂正門右側處。



個側祭台重覆著都是圓拱形。但整個教堂的空間是以一層層牌樓似的石樑罩著。這些由尖角和圓形揉合而成的框架，給人像在帳幕內的安全和親切的感覺。這美妙的設計是錢乃仁則師的傑作。

堂區主辦的小學與教堂的主體連在一起，建在教堂的右方，是區內的家長爭相派送子弟就讀的學校。除了牧靈、教育外，堂區內亦有一項很傑出的服務。1964年由堂區神父提倡成立的聖方濟各儲蓄互助社，社員的共同關係是「教堂教友及教友直系親屬」，是當時全港首先成立的一個儲蓄互助社，協助了很多家庭建立穩固的經濟基礎。

教堂初建的十六年間由意大利傳教士主持，直至余遠之神父 (Thomas U 1914-1987) 於 1969 年被任命為主任司鐸後，一直便由華人牧養。余神父先後服務了聖方濟各堂 15 年。對教堂的維修更新甚有建樹。



余遠之



達碑立

在此堂區任內英年早逝的達碑立神父 (E. Tapella 1929-1977)，卻在深水埗區的居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於 48 歲因交通意外逝世時正是為弱智傷殘人士奔走。他所成立的「聖愛之家」今天發展為提供弱智人士宿舍的扶康會，現有 40 個服務單位，為近二千名弱智、弱能人士服務。



## 反思

九龍尖沙咀、九龍塘、深水埗這三區較有歷史淵源的天主教教堂，它們的選址、遷址、命名及改名經過和建築風格都不同，都有不同的原因。或因捐款者的意向，或因建築計劃者的心思，甚或因政治因素而有不同的結果。聖方濟各堂就因不同政府先後擴建機場而兩度要拆卸搬遷重建，可謂富有徙置經驗的教堂。奇怪地，置身於這些不同風格和歷史的教堂裡，令人感受的仍是相同的寧靜與平安。

尖沙咀的玫瑰堂曾擔當九龍區的教會旗艦，數十年間這地位便被別些教堂取代了。時移世易，一百年後的今天又再有了生機。現在是重視懷舊、尋根、旅遊的時代，古老的事物經創意的翻新維修後，仍會再現昔日光輝。歷史上各種人、地、事、物的角色都會因時勢的改變而隨著扮演不同的角色。喜歡作歷史反思的人也會自然地分沾一點歷史的豁達。

鐘樓本是教堂外形最突出的一部份。教堂的鐘聲也送來遐想、詩意和祝福。但可惜，玫瑰堂、聖德肋撒堂與聖方濟各堂的鐘樓，它們都不能發揮本身的功能，是沒有鐘聲的鐘樓。原因是鐘樓沒有了鐘，是大戰時期為了生計而賣了。但主要的原因是現代社會不用再以銅鐘發聲，而用錄音鐘聲及強力的電子播音器。另一方面，在市區生活中的居民，越來越對噪音敏感，很多人不能接受鐘聲的吵耳。傳統的鐘聲，它的作用是報時或召集群眾或示警，或表示婚禮

的慶祝和葬禮的悼念。這些敲鐘的原始意義需要群眾的默契，但這些默契已不復在現代多元化的社會中存在。可幸，教堂屹立在市區中，仍能給市民一種莊重神聖的感覺，給人一種清新的氣息。

這裡介紹的幾間教堂都有附屬的學校或天主教團體興辦的學校在附近。教會在中國傳教，向來與教育、文化工作有密切關係。這些工作也與不同種族、不同文化的男女修會的貢獻連在一起。他們艱苦耕耘的成果在九龍這幾個堂區內表現得尤其出色。天主教教育著重全人發展；學業、德行、感性、靈修各方面都要兼顧。所以求學的時光在教堂附近渡過，這是中世紀西歐的傳統。傳教士把這種傳統帶到亞洲來，最終仍是任由我們去發揚光大或另覓佳途的。



## 公共交通資料

### 玫瑰堂

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 125 號

電話：2368-0980, 2368-2283, 2368-5731

網址：<http://rosarychurch.catholic.org.hk>

佐敦地鐵站 D 出口，左轉沿柯士甸道直行

### 聖德肋撒堂

九龍太子道 258 號

電話：2336-2241, 2336-0048

網址：<http://stteresa.catholic.org.hk>

太子地鐵站 B 1 出口，沿太子道西直行

### 聖方濟各堂

九龍深水埗石硤尾街 58 號

電話：2777-2218, 2777-2354

網址：<http://sfac.catholic.org.hk>

深水埗地鐵站 B 2 出口，沿福華街左轉石硤尾街直行